

# 爱你八秒 用鱼的方式

一段笑泪交织  
的纯爱故事



一本纸巾伴侣  
的深情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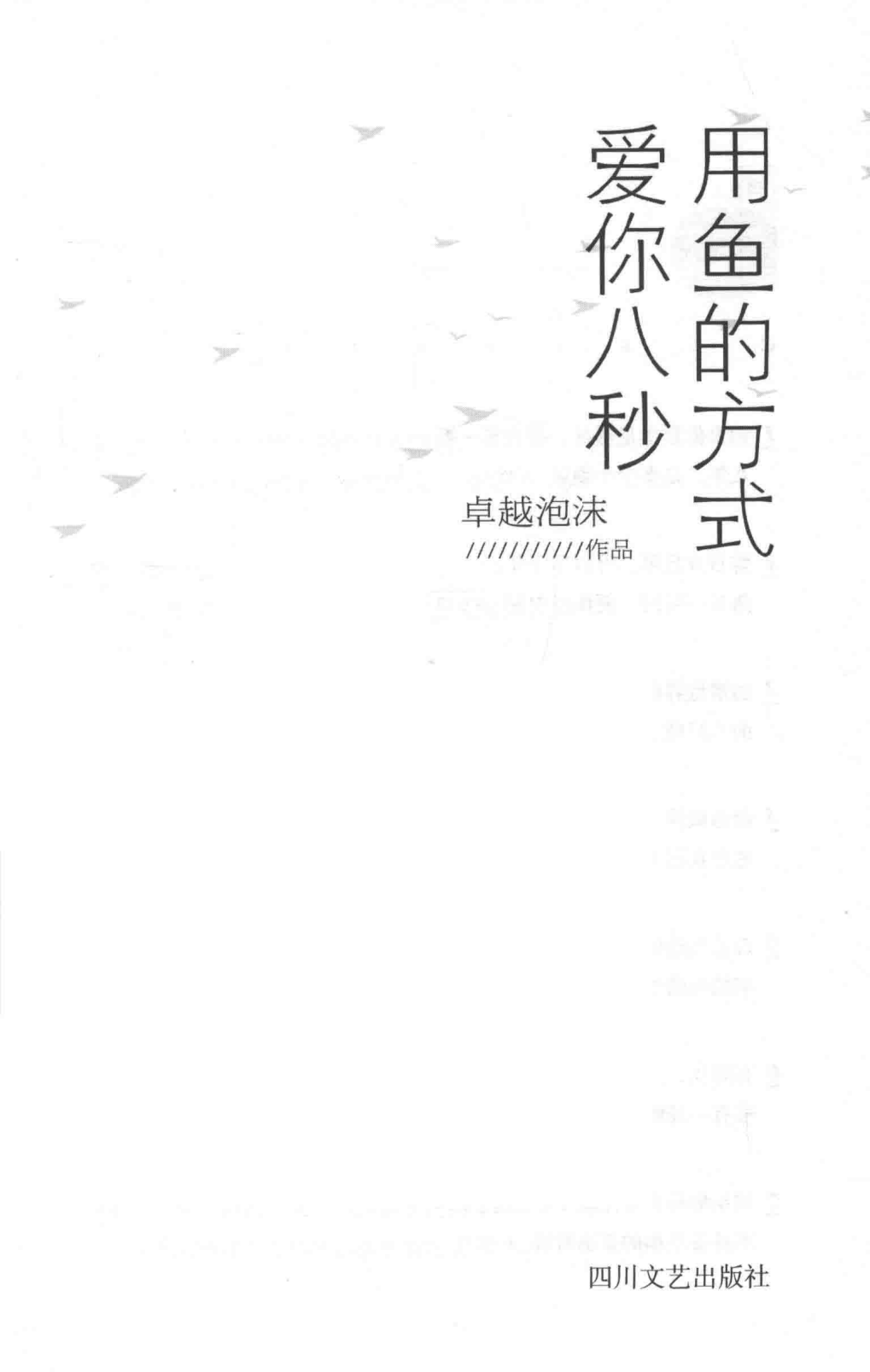
卓越泡沫  
//////////作品

因为爱你  
所以  
伤痕累累



四川文艺出版社





用鱼的方式  
爱你八秒

卓越泡沫  
//////////作品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用鱼的方式爱你八秒 / 卓越泡沫著. —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6.8  
ISBN 978-7-5411-4310-6

I. ①用… II. ①卓…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15105 号

YONG YU DE FANGSHI AI NI BAMIAO

# 用鱼的方式爱你八秒

卓越泡沫 著

策划出品 磨铁图书  
责任编辑 龙青 周轶  
装帧设计 46设计 刘珍珍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http://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6mm × 210mm 1/32  
印 张 8 字 数 210千  
版 次 2016年12月第一版 印 次 2016年12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4310-6  
定 价 32.80元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 1** 如果你数学足够好，帮我算一算，  
八年，是多少个须臾 // 001
- 2** 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  
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 // 012
- 3** 感情世界的规则，和美式台球一样，  
前八只球，叫作爱情；而最后一只，叫婚姻 // 022
- 4** 命运就像一朵夜来香，  
他坐在那儿，静静地为我开放 // 036
- 5** 带着气泡的干邑缓缓滑过喉咙，有一种挫败的滋味。  
酒的味道没变，但我的心却变了 // 045
- 6** 有时候，  
唯有一场眼泪，才能彻底洗涤视线 // 057
- 7** 烟花那种看得见摸不着的东西  
不具备幸福的普遍特征 // 068



**8** 特里洛尼鸢尾婚纱安静地挂在橱窗，  
这么多年的精进改良，依然漂亮 // 076

**9** 我像一只绝望的蚕蛹，  
用连绵不断的谎言将自己裹到窒息 // 089

**10** 我用今天的爱，  
能不能赎回昨天的幸福？ // 097

**11** 我在她凛冽而残忍的笑容里，  
失却了一个关乎金玉的幻想 // 114

**12** 我一刀戳下去，  
如果血能溅在桌子上，这孩子就由你来养 // 127

**13** 那一年的谭少宇目空一切，  
但他的眼里只有她 // 134

**14** 我只用汰渍洗衣服，只用飘柔洗头发。  
可我们再也嗅不出我们恋爱的味道 // 150

- 15** 那瓶被焐热的冰红茶，  
你是否断定它拔凉过我的手心 // 164
- 16** 闭上眼，她活在最美的梦境里，  
可她一旦醒了，她就完蛋了 // 176
- 17** 鱼的记忆只有七秒，所以它一辈子都活在专情的自诩里，  
每一次都是海枯石烂，每一次都是至死不渝 // 187
- 18** 十七年的资助与抚育，  
我用我的孩子和我的清白一起还给你 // 204
- 19** 女人像一盏茶，  
三道之后方知清雅留香 // 209
- 20** 酩酊芳酒鸿蒙醉，  
刻骨暗花虚无开 // 216
- 21** 如果有一天我们再相遇，  
便永远是天真无邪的初见 // 228
- 22** 他说我们就像俩蠢蛋在斗地主，  
都想着让对方去赢，每人握着一张王牌装屁 // 238

# 1

如果你数学足够好，帮我算一算，  
八年，是多少个须臾

○ ● ● ●

一刹那为一念。

二十念为一瞬。

二十瞬为一弹指。

二十弹指为一罗预。

二十罗预为一须臾。

一日一夜为三十须臾。

“而一昼夜有86400秒，由此可推算出，一‘须臾’等于2880秒；一‘弹指’等于7.2秒；一‘瞬间’等于0.36秒；而一‘刹那’最短，却只有0.018秒。”对面那个叫骆俊生的男人笑嘻嘻地说，侃侃而谈。他端着可乐坐在我面前，微微眯起眼睛，灯光之下深不可测。

我正犹自厘清这些时间单位的时候，他已经用眼神把玩了我半天了。

“其实我只用了一刹那，也就是0.018秒，就发现你是我理想中的女生。今天遇见你，不虚此行啊。”他说。



骆俊生是这个月我在麦当劳里相亲相到的第二个男人，同事介绍的。单单听这个名字我就有种莫名的好感。我行将二十六岁，还只身带了一个孩子，“男人”的意义对我来讲就是下雨时的屋檐、起风时的港湾、饿着肚子而又不肯屈尊咬面包时的麦辣鸡腿汉堡。有时做梦梦见男人我都会生出种如狼似虎的美丽狂想，更何况，这个男人，是个俊生，英俊的，小后生……

我的虎狼之心在见到骆俊生的那一刻受了不小的挫伤。

我忘了“俊生”的“生”可以是后生，也可以是先生，不一定是小生，也可能是老生，而且我对“俊”的理解比照那张脸上的注释也有着或多或少的出入。我对“粉蒸肉”并不抱有抵触情绪，可前提需要肥而不腻才行。

在他点餐的时候，我偷偷问身边的伊恋：“你觉得这个‘蜀黍’怎么样？”

她噘着小嘴说：“看见他，我想到了插着两根竹签的棉花糖。”

呃……

我说：“其实‘蜀黍’也还蛮不错啦，你看他那么卖力地排队给你买汉堡。”

“排个队而已，那么卖力干吗？”伊恋似乎不领情。

我们放眼望去，看见他吁吁带喘地挤进人群，又气喘吁吁地从人群里挤出，远远地冲我们挥手，露出一张真诚的汗津津的脸。

我哀思如潮，心如刀绞。

他一边擦汗一边说：“周末麦当劳里的人就是多啊，早知道就不来这个破地方，去肯德基好了。”

我说：“其实也不完全是周末的原因啦，今天西方人过节，感恩节。”

“什么节？”他问。



“感，恩，节，”我一字一句地说，“Thanks Giving Day。”

“哦——”他长长舒了一口气，“我知道的，我知道的，感恩节，Sex Giving Day 嘛。”

他说：“你不晓得，早在十几年前我也是名牌大学的高才生，一般的英语我还是能说几句的——哎，你说，这个感恩节，是个什么由来？”

我刚想说，这个问题要追溯到美国历史的发端，具体到1640年……听见他又特认真地补充了一句。他说：“到底是因为感恩而Sex Giving 啊，还是因为Giving了Sex才感恩啊？”

我就没追溯上来。

“其实你真的不像二十五岁，”他说，“看你的皮肤也就二十二三岁，白皙透亮，简直……”说了一半，他肥厚的手掌灵活地绕过我搅动咖啡的汤匙，很自然地在我的手背上抚了一把，“瓷器一样。”

呃……我缩了一下手，没说话。

说完了“瓷器”两个字，他眉飞色舞地哼着歌，周杰伦的，谁能用什么什么弹一曲东风破什么的。一阵酥麻拂过我的手背。

我身边的伊恋紧张地瞥了他一眼，又看了看我。我赶紧顺势拈起一张餐巾纸，揩掉她嘴角的番茄酱。

“小妹妹，你多大年纪？”他问。

伊恋没说话，埋头把汉堡咬得虎虎有声。

“她今年七岁。”我赶紧笑着打圆场。

“你父母多大年纪？”他问了这样一句。

我说：“如果爸妈还在世的话，应该五十岁有余了。”

“孤儿啊，你？”他说。

惊愕的眼神里似乎还流露着某种和欣喜沾亲带故的光芒。我要是他的话我也会欣喜，娶一个孤苦伶仃没人撑腰的女孩多美啊！没有了高堂大



人，连彩礼钱都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纺成羊毛衫，再套给羊穿。

我咽了口可乐回答他：“算是吧。”

“这么说，你没有亲人？”他眼睛里的欣喜呼之欲出。

我指了指旁边的伊恋：“只有她一个。”

骆俊生瞅了瞅她，笑了：“这孩子真讨人喜欢，我要是能有个这样乖的小妹妹，我也喜欢把她带出来。”

我的眼睛笑成一条线：“是吗？我也觉得她明理又可爱呢。”

“只是一——”他又说，“她七岁，你父母五十有余，莫非是老来得女？”

我轻咳了一声，咳掉了我的惴惴不安。我一语戳中要害：“嗯，她不是我妈妈生的，她是我生的。”

我看见男人含着可乐的嗓子眼猛地一紧，吸管里向上攒动的液体开始回流，还有几滴顺着嘴角溢出来。他呛着了。

“你你你别吓我，”吸管从骆俊生嘴里跳了出来，他一边擦一边惊愕地指着我们母女，“你，是她妈妈？她，是你女儿？”

“对啊。”我们娘俩异口同声。

“你今年二十六还不到，可她都七岁了……”

我脸上流露出抱歉，眼睛里却是毋庸置疑的笑意。我说：“没错，我十九岁那年把她生了下来。”

费了好大劲，我终于让骆俊生相信了这个事实。我是个身世奇特的女子，我无父无母，从小被富人收养，十八岁那年，富人的儿子让我怀了孕。

“孩子的爸爸在哪里？”他的脸一下子变得惨白，就像失去弹性的旧橡皮筋。

我盘算了一下：“六成可能在美国，三成可能在欧洲，还有一成可

能就在这座城市里。”

“那你来这儿做什么？”

“当然是来相亲啊！”

骆俊生把可乐杯一蹴：“伊冉小姐，大家都是成年人，没必要把玩笑开这么大吧？”

我吐了吐舌头，努力地做出一副愧疚的样子：“我没开玩笑，我说的都是实情啊。”

“可咱们俩坐在相亲桌上，这本身就是个天大的玩笑！”他把蹴在桌上的可乐杯又蹴了一次，“哥哥我要找的是黄花姑娘，你一个昨日黄花的单身妈妈跑这儿来凑什么热闹？简直是浪费感情、浪费时间，还有一——”他指了下桌子上不算多的快餐盒，“浪费金钱！”

我咬了咬嘴唇，鸡块和氢化油的味道让我疲于思考。我慢腾腾地说：“你方才用错了一个成语，不是昨日黄花，是明日黄花。”

他一挥手：“别跟我玩咬文嚼字那一套！十几年前我也是名牌大学的高才生。”

我一下子站了起来：“不光是咬文嚼字，即便是实话实说，我也是明日黄花，我还很年轻！”

“你孩子都能打酱油了还装什么嫩！”

麦当劳里依旧灯火通明，无处不在的莹白灯光，把男人的羞辱和我的忍让定格在画面里。邻座的太太一边扳过小儿子的脸一边把自己的耳朵竖得老长。

我把一副拳头攥得紧紧的，没错，我是生过孩子，可我没嫁人。我有足够的自知之明。若非如此，我一个二十五岁的丫头会心平气和跟一个年近四十的大叔坐在一起？若非如此，我会在感恩节这么冷的天气里一



狠心穿了件短裙搭配了那么多白花花的精美鲜肉？若非如此，我会允许那只猪意淫了我瓷器一样的皮肤又亲手弹了一把？

可我什么都没说。发脾气是小姑娘们才有的特权，而我这个孩子妈已经习惯看别人把一池静水吹得皱巴巴，自己却生不出半点波澜。

我说：“对不起，骆先生，我以为您能有这方面的准备或是预感。”

“你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我很差劲，我只能找个不检点的女人？还是在变相夸你优秀，你带着个孩子都能配上我这钻石王老五？”

我低头，垂眸：“我没意思。”

“我看你也挺没意思的！”男人丢下这么一句，愤愤离开。

“吓死为娘了。”我抚了抚胸口，和我身边的伊恋对视了一眼。下一秒，我们娘俩的目光齐刷刷地落在那男人的汉堡上。

我们打量良久，确定这个是新品上市的、新鲜出炉的，用优惠券买都要十二块五一个的，板烧鸡腿堡。

我的工资折合到每天不过才五十元，上次我带伊恋来这里消费还是她农历七岁生日的那天。当我们娘俩确认那个汉堡尚未拆封的时候，那种激动，就像老板平白无故给了我两个小时有薪假，就像伊恋又过了次阳历生日一样。

我刚把我的魔爪从桌子下面挪上去，那个男人又回来了。他忘了拿手机。

我的四根手指保持了一个“弯的four”的造型，停在那个汉堡的前面。我紧紧抿着嘴唇抵抗着内心的尴尬，并且没敢动。

男人好像看出了端倪。他把手机揣进了兜里，轻薄的眼神像刀子一样划开了我的自尊心。他说：“我第一次见女孩穿毛衣配短裙，你这什么牌子的毛衣？自己织的吗？上面还粘着块白糖呢。”

说完，拈起那个汉堡，拆开包装咬了一小口，又若无其事地放回到

我手边。

扬长而去。

我这件火红的毛衣是八年前买的，八年前的班尼路还是绝对知名的牌子。那天我站在店门口，很拘谨地看着他把小牛皮纸口袋塞进我的怀里。

“穿这个吧，”他说，“我不喜欢你穿冷色调的衣服。”

我推托着说：“啊不了，谢谢你谭少宇同学，我……其实……有红颜色的衣裳。”

他的脸色冷了下来，在鹅黄色的灯光下，不怒自威。

“我不想看见你抱着肩膀打哆嗦的穷酸相，穿上它至少暖和些。”

我有多久没有回忆起这样的对白？八年的时间太长，长到我记不起他每一个细微的皱眉和顿挫的语气，长得贯穿了我最好的年华。从我认知了恋爱的温暖到我走完青春的炎凉，他在我的记忆里留下的痕迹太过深刻，那是我怎么抹都抹不平的东西。

穿上它，至少会暖和些。

可现在的我，只能感觉到冷。

蓦地，眼帘上沾染了东西。

我一边努力眨着眼一边将那个汉堡罩在了我的“弯的four”里。

伊恋悄悄地拉了我一下。她说：“妈，我不想吃了。”

令我吃惊的是，她居然没说“我嫌他咬过了”，而是说“那个汉堡不带沙拉酱，我不喜欢”。在安慰人方面，这孩子从小就天赋异禀。我白了她一眼，有种你别眼巴巴地看着它，一副禁情割欲的样子。你妈我连八年前的毛衣都还穿在身上，哪有钱去给你买这种东西？

“服务员——”我把汉堡掰下一块，咬过的扔到餐盘里，挥动着完好的一半唤来了侍者，“给我加点沙拉酱！”



那小姑娘诚惶诚恐地看了我一眼：“顾客……是这样……这个汉堡您都吃了一半了……我们……”

“你没看见我是掰下来的吗？”我说，“给我加点沙拉酱！”

小姑娘很不情愿地照办了。我得意地看了眼伊恋，还是妈妈道高一丈吧。

我和伊恋都笑了，肩膀耸动，眼睛笑成了一条细线，默契得就像《麦兜故事》里的麦太太和她的宝宝麦兜。我给伊恋系好了围巾，感觉身后众多张惊愕的脸凋谢成同一个讥笑的表情，我们大步流星出了麦当劳的大门。

我弯腰抱起了伊恋。低头的一瞬间冷风灌进了我的眼睛，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伊恋已经七岁了，不知不觉又重了许多。高跟鞋艰难地支撑在地砖上，我突然觉得这样的分量对于瘦弱的我太过沉重。

伊恋一边抹去了我的眼泪一边也哭了。“妈妈，”她奶声奶气的嗓音里还带着几分怯懦，“我再也不要汉堡了……妈妈别哭……”

可想而知，听了她的劝慰，我的眼泪在凛冽的风里流速加快，简直不可遏制。我终于把她放下来，拥进我的怀里，只想拿一切的不快换一场抱头痛哭。

哭够了，我把她放开，问道：“你什么时候把我的毛衣蹭上了白糖？”

她摇着头：“不是我，是你自己蹭上的好不啦？”

“胡说！白糖从来都是你的最爱，你嘴里的虫牙就是最好的证据。”

“哦，”她想了想，嘟着粉脸，“就算是我好了，和自己女儿争吵也要面子，唉，搞不懂你们大人啊。”

我的小女儿真是聪明伶俐，刚满七岁就能把老妈挤对得翻白眼。这一特质应该是得益于她爸爸的遗传。

我把她的小脸蛋捏成一朵花：“你要是再这么抢白妈妈，信不信我

给你转班？”

这一下她应该害怕了。她所在的班里有叫张嘉昊的小男生，伊恋做梦时喊过他的名字，脸上还带着抹不开的温柔。

真不知道该把伊恋的这种表现定义成害羞还是不害羞，也不知道这一特质是得益于谁的真传。如何教育小孩子是当今社会一大焦点问题，昨天就有一位大姐把传单塞到我手里，说一看我就是个知识分子，跟那些轻佻媚俗的小姑娘气质不同，末了让我参加她们的育婴函授课程，有助于我妹妹更健康地成长。

我说，这不是我妹妹，是我女儿。您这传单发晚了，若是七八年前，您的函授课不光能育婴，兴许还能挽救一个失足女青年。

大姐一副痛心疾首的表情。

我就这样背着女儿回了家。天近傍晚，路过那一大片奢侈品店的时候，那些光滑的落地窗在满天星样的灯光映照下，璀璨得几乎灼了我们的眼睛。伊恋在我的后背上动了动，半梦半醒间，她喃喃呓语。

“妈妈，你不是说，搬到这里就可以找到爸爸了？”

我说：“啊，对。”

“可你方才不是这么说的，你方才说的是可能啊。”

“可以和可能，有什么不一样吗？”我决定和七岁的小孩子玩一点文字游戏。

伊恋冥思苦想了半天：“我可以拥有一套六件衣服和一根仙妮棒的芭比娃娃礼盒和我可能拥有一套六件衣服和一根仙妮棒的芭比娃娃礼盒，这一样吗？妈妈每次都说不可能，可我现在都还没有……”

伊恋的断句不怎么好，说长句子的时候，她总是扁着小嘴儿一口气说完，搞得自己气喘吁吁的。

我说：“你不要借助一切机会来向妈妈展示你想拥有一套芭比娃娃



礼盒这样的愿望。”

“这次不是啦，”她说，“这次，我只是想要爸爸。”

真真切切的童声，让我心头狠狠一沉，如同噩梦在睡到渐醒时轻巧地翻了个身。

我愤愤地想，我为什么不早一点去百度上查查母系氏族社会的女人们是怎么回答小孩子诸如“我爸爸在哪儿”这样的问题？我还有一个更愤愤的想法，那就是母系氏族社会的小朋友一辈子都不曾想过的问题，为什么到了伊恋这里就变得兴致盎然？可见孩子进化得太彻底也是件伤脑筋的事。

我说过的，他有六成可能在美国，八年前他几乎被父母绑起来打包塞到了去美国的飞机上，从女儿的智商来推断，她爸爸拿几个美国学位甚至娶个原装的外国老婆应该都不成问题；至于三成可能在欧洲，那就是纯粹的臆断了，因为欧洲有巴黎、有米兰、有多瑙河跟普罗旺斯，有一切与他高贵的血统惺惺相惜的东西；而一成可能在这里，说实话，这种猜测的成分比臆断还要纯粹，只因为，当年我们在这里走失。

可我又算得了什么？一个不过中人之姿的女生，除了皮肤还算白净、身段还算挺拔，其余不值一提。何况，他走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我有了孩子，更何况，我还利用这个孩子向他妈妈狠狠敲诈了一笔钱。

这一成的可能，是我抛开了全部自知之明又攒足了所有人品才敢奢望的一个比例，若是用逻辑学焯掉其中的水分，可能性微乎其微，形同一粒矫揉在心头的细沙。

所以我才开始相亲，因为沙粒儿大小的指望根本就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自从搬回到这座城市里，我时常失眠，睡不着的寒夜，我便立在阳台上看对面街上绚烂的光。光影是个好东西，它能给你错觉，以为身边还



有一个人，下一秒就能轻手轻脚地把衣服披在你肩上。

回到家，央视六套的《佳片有约》栏目正准备播放美国大片《珍珠港》。美女主持经纬笑靥如花地介绍说，这部片子在七年前热映的时候，曾经获得过bulabulabula个年度大奖。

我一本正经地指着银屏告诉伊恋：“刚刚她有一次口误，这部片子你妈看过，那是八年前的事，绝非七年。”

伊恋努了努嘴，表示对我的博学多闻毫无兴趣。

我把她抱在腿上，哄着她说：“好啦好啦，我不是正在给你找爸爸吗？不然你以为我带着你满世界跟男人相亲是为了什么？乖宝贝，给妈香一个！”